

袁中郎全集卷九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錢塘

趙林翹

閱

記述

湖上雜叙

浪跡四閱月過西湖凡三次初次遊湖次則從五泄

歸再次則從白嶽歸也湖上佳昭慶五宿法相天竺

各一宿天竺之山周遭攢簇如城余仲春十八夜宿

此燒香男女彌谷被野一半露地而立至次早

堂上堂下人氣如烟不可近法相長耳像極可
極可食酒極可飲頭水綿極可買其餘皆宿淨慈翻
經房中房甚深至山門可里許每將暮則出藕花居
棹小舟看山間夕嵐月夜則登湖心亭過第四橋水
仙廟從堤上步而歸或過昭慶訪汪仲嘉戒山諸爻
工課率以爲常湖上之寺如瑪瑙大佛頭山中如玉
泉靈峯高麗虎跑真珠勝果之屬皆常所出沒之處
其他不知名并失記者尙多種種皆佳難以細述聊
識一二以俟再遊因令子公正書一通并遺陶氏兄

弟

湘湖

蕭山櫻桃鶯鳥蓴菜皆知名而蓴尤美蓴採自西湖

浸湘湖一宿然後佳若浸他湖便無味浸處亦無多

地方圓僅得數十丈許其根如符其葉微類初出水

荷錢其枝了如珊瑚而細又如鹿角菜其凍如冰如

白膠附枝葉間清液泠泠欲滴其味香粹滑柔畧如

兔髓蟹脂而清輕遠勝半日而味變一日而味盡比

之荔枝尤覺嬌脆矣其品可以寵蓮篔藕無得

唯花中之蘭果中之楊梅可異類作配耳惜乎
東不踰紹西不過錢塘江不能遠去以故世無知者
余往仕吳問吳人張翰尊作何狀吳人無以對果若
爾季鷹棄官不爲拆本矣然尊以春暮生入夏數日
而盡秋風鱸魚將無非是抑千里湖中別有一種尊
邪湘湖在蕭山城外四匝皆山余游時正值湖水爲
渙者所盜湖面甚狹行數里卽返舟同行陶公望王
靜虛舊向余誇湘湖者皆大慚失望

禹穴

禹穴一頑山耳禹廟亦荒涼不知當時有何竒而龍
門生欲探之然會稽諸山遠望寔佳尖秀淡冶亦自
可人昔王子猷語人但云山陰道上道上二字可謂
傳神余嘗評西湖如宋人畫山陰山水如元人畫花
鳥人物細入毫髮濃淡遠近色色臻妙此西湖之山
水也人或無目樹或無枝山或無毛水或無波隱隱
約約遠意若生此山陰之山水也二者孰爲優劣具
眼者當自辨之夫山陰顯于六朝至唐以後漸減西
湖顯于唐至近代益盛然則山水亦有命運耶

蘭亭

蘭亭殊寂寞蓋古蘭亭依山依澗澗彎環詰曲流瀉之地莫妙於此今乃擇平地砌小渠爲之俗儒之不解事如此哉

鑑湖

鑑湖昔聞八百里今無所謂湖者土人云舊時湖在田上今作海闌湖盡爲田矣賀監池去陶家堰二二里濶可百十頃荒草綿茫如烟蛙吹如哭月夜泛舟于此甚覺淒涼醉中謂石簣爾狂不如季真飲酒不

如季真獨兩眼差同耳石簣問故余曰季真識謫仙人爾識袁中郎眼詎不高與四坐嘿然心誹其顛

西施山

西施山在紹興城外一名土城西施教歌舞之處今爲商氏別墅嘗同諸公宿此一夜石簣和余詩有云宿幾夜嬌歌豔舞之山蓋謂此也余戲謂石簣此詩當註明不然累爾他時謚文恪公不得也石簣大笑因曰爾昔爲館娃主人鞭箠叱喝唐突西子何顏復行浣溪道上余曰不妨浣溪道上近日皆東施娘子

矣

六陵

六陵蕭騷岑寂春行如秋晝行如夜雖聯鞭疊騎常
若有悵啼鬼哭之聲讀唐義士詩楚痛入骨爲之泣
下古來亡國敗家雖多未有若此之慘酷者也遊六
陵之日子公醉甚戲弄馬鞍上幾墮

五泄一

越人盛稱五泄然皆聞而知之陶周望雖極言五泄
之好其寔不曾親見與我等也發郡城凡二日至諸

暨縣縣去五泄尚七十餘里次日始行一路多頑山
無卷石可入目者余私念看山數百里外敝舟羸馬
艱辛萬狀今諸山態貌若此何以償此路債周望亦
謂乃弟余輩誇張五泄太過若爾當奈中郎笑話何
獨靜虛以爲不然頃之至青口兩山夾天如綫山石
玲瓏峭削若疊若鏤數里一壁潭水滑滑流壁下一
壁上有古木一株上人云是沉香樹一年一花猿獠
所不到其他非竒壁則皆穠花異草幔山而生紅白
青綠燦爛如錦映山紅有高七八尺者與他山絕異

因相顧大叫曰竒哉得此足償路債不怕袁郎輕薄也王靜虛曰未也爾輩遇小小丘壑便爾張皇如是明日見五泄當不狂矣耶靜虛曾習定五泄三年以是知之極詳余與公望聞之喜甚皆跳吼沙石上緩步十餘里始至五泄僧房靜虛曰牛羊下矣五泄畱供來日朝餐因散步前山沿溪而行兩山一溪比青口天尤狹而竒峭率相類山形或如鑪如鐘鼓如屏障劔戟皆拔地而生溪傍天竹成林行數里遇一白鬚人云前山有虎同行者皆心動尋舊路而歸

五泄二

五泄水石俱奇絕別後三日夢中猶作飛濤聲但恨
無青蓮之詩子瞻之文描寫其高古瀆薄之勢爲缺
典耳石壁青削似綠芙蓉高百餘仞周廻若城石名
如水浣淨挿地而生不容寸土飛瀑從巖顛挂下
奔海立聲聞數里大若十圍之玉宇宙間一大奇觀
也因憶會稽賦有所謂五泄爭奇于雁蕩者果爾雁
蕩之奇當復如何哉暮歸各得一詩余詩先成石簣
次之靜虛公望子公又次之所目旣奇詩亦變幻恍

惚牛鬼蛇神不知是何等語時夜已午魑呼虎號之
聲如在床几間彼此諦觀鬚眉毛髮種種皆豎俱若
鬼矣

五泄三

一三三四等泄俱在山腰五級而下飛濤走雪與第
五泄率相類山路甚險巖余等從山顛下觀之時新
雨後苔柔石滑不堪置足一手拽樹枝一手執枚踏
人肩作磴半日始得那一步艱苦萬狀山僧云自此
往富陽便是平地不復下嶺五泄或作五雪亦佳

玉京洞

玉京去五泄二十餘里洞門空濶初時若夏屋少進
徑微仄濶復如前洞中形似蓮花人物之屬甚多儿
三四折至一孔極小非匍匐不能入余與二陶皆貼
地而行炬烟大作眼淚如雨偶思前輩有說入洞爲
烟薰殺者心懼乃各退出唯王靜虛與吳縣一皂隸
拚命疾進過嶺四五至洞深處爲澗所隔不能度始

歸

天目一

數日陰雨苦甚至雙清庄天稍霽庄在山脚諸僧畱
宿庄中僧房甚精溪流激石作聲徹夜到枕上石簣
夢中誤以爲雨愁極遂不能寐次早山僧供茗糜邀
石簣起石簣嘆曰暴雨如此將安歸乎有臥遊耳僧
曰天已晴風日甚美響者乃溪聲非雨聲也石簣大
笑急披衣起餽茗數碗卽同行

天目二

天目幽邃竒古不可言由庄至顛可二十餘里凡回
深僻者多荒涼峭削者鮮迂曲貌古則鮮妍不足骨

大則玲瓏絕少以至山高水乏石峻毛枯凡此皆山之病天目盈山皆壑飛流淙淙若萬疋縞一絕也石色蒼潤石骨奧巧石徑曲折石壁竦峭二絕也雖幽谷縣巖菴宇皆精三絕也余耳不喜雷而天目雷聲甚小聽之若嬰兒聲四絕也曉起看雲在絕壑下白淨如綿奔騰如浪盡大地作琉璃海諸山尖出雲上若萍五絕也然雲變態最不常其觀奇甚非山居久者不能悉其形狀山樹大者幾四十圍松形如蓋高不踰數尺一株直萬餘錢六絕也頭茶之香者遠勝

龍井笋味類紹興破塘而清遠過之七絕也余謂大江之南修真棲隱之地無踰此者便有出纏結室之想矣宿幻住之次日晨起看雲已後登絕頂晚宿高峯夾關次日由活堦菴尋舊路而下數日晴霽甚山僧以爲異下山率相賀山中僧四百餘人執禮甚恭爭以飯相勸臨行諸僧進曰荒山僻小不足當巨目奈何余曰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山僧不勞過謙某亦不敢面譽因大笑而別

齊雲八門奇勝巖下碑碣填塞可厭耳徽人好題亦
是一僻仕其土者薰習成風朱書白榜卷石皆徧令
人氣短余謂律中盜山伐鑛皆有常刑俗士毀汚山
靈而律不禁何也佛說種種惡業俱得惡報此業當
與殺盜同科而佛不及亦是缺典青山白石有何罪
過無故黥其面裂其膚吁亦不仁矣哉五老峯萬人
緣石皆好而微乏秀潤山骨亦不巉以茲不耐久觀
然使道院少作數間官府不常至碑文漸落石苔漸
長白嶽之神不靈不百餘年齊雲庶幾可復舊觀矣

同遊爲梅季豹陶周望潘景升方子公僧碧暉及章
李二生五宿而後行

石橋巖

石橋巖畧似天門一帶而門稍濶去齊雲二十五里
遊之日大甚岩巖各携雨具去及歸竟不雨同行半
道歸者皆大慟慟

釣臺

釣臺兩石相對高不餘丈不知當時用幾許竿釣得
幾斤魚也巖翁無用與此臺何異然其壁立千仞傲

倪人主不顧俊絕亦與石頭等矣

遊盤山記

盤山外骨而中膚外骨故峭石危立望之若劍戟熊
虎之林中膚故果木繁而松之抉石罅出者嶸嶸虬
曲與石爭怒其幹壓霜雪不得伸故旁行側偃每十
餘丈其面削不受足其背坦故遊者可迂而達其石
皆銳下而豐上故多飛動其疊而上者漸高則漸出
高者屢數十尋則其出必半及焉若半地之橋故登
者慄其下皆奔泉天矯曲折觸巨細石皆鬪故鳴聲

徹晝夜不休其山高古幽竒無所不極述其最者初
入得盤泉次日懸空石最高曰盤頂也泉莽莽行至
是落爲小潭白石卷而出底皆金沙纖魚數頭尾鬣
可數落花漾而過影徹底忽與之亂遊者樂釋衣稍
以足沁水忽大呼曰竒快則皆躍入沒胸稍沂而上
踰三四石水益譁語不得達間或取梨李擲以觀旋
折奔舞而已懸空石數峯一壁青削到地石粘空而
立如有神氣性情者亭負壁臨絕澗澗聲上徹與松
韻答其旁爲上方精舍盤之絕勝處也盤頂如初拙

筍銳而規上爲窳諸波日光橫射影落塞外奔風忽
來翻雲抹海住足不得久乃下迂而僻且無石級者
曰天門開從髻石取道濶以掌山石一右臂左履虛
不見底大石中絕者數先與導僧約遇絕嶮處當大
笑每聞笑聲皆膽落捫蘿探棘更上下僅得度兩巖
秀削立太古雲嵐蝕壁皆翠下得枰石方廣可几筵
撫松下瞰驚定乃笑世上無判命人惡得有此竒觀
也面有洞簌絕壁不甚濶一衲攀而登如獼猴余不
往謂導僧曰上山險在背肘行可達下則目不謀足

殆已將奈何僧指其凸曰有微徑但一壁峭而油不受履過此雖險可攀至脊迂之卽山行道也僧乃跣蛇矯足登下布以縋健兒以手送余足腹貼石石膩且外訶至半體僵良久足縮健兒弩以手從遂上迨至脊始咋指相賀且相戒也峯名不甚雅不盡載其洞壑初不名而新其日者曰石雨洞曰慧石亭洞在下盤道聽澗聲覓之可得石距上方百步纖瘦豐妍不一態生動如欲語下臨飛瀾松鬣覆之如亭寐可憑坐可茵閒可侶故慧之也其石泉竒僻而蛇足之

者曰紅龍池其洞天成可菴者曰瑞雲菴之前洞次則中盤之後嶺也其山壁窈窕秀出而寺廢者曰九華頂不果上其刹宇多不錄寄擬者曰千像曰中盤曰上方曰塔院也其日爲七月朔數得十偕游者曰蘇潛夫小脩僧死心寶方寂子也其官于斯而以舊雅來者曰鍾刺史君威也其不能來而以書訊且以疏品至者曰李郎中西卿也

遊紅螺嶽記

從葫蘆棚而上磴始危天始夾從雲會門而進山始

巧始纖水始怒卷石皆躍至鐵鎖灣險始酷從灣至
觀音洞仄而旋竒始盡山皆純鐫劃其中爲二壁行
百餘步則日東西變數十步則嶺背面變數步則石
態貌變矣壁郭立而陰故不樹瘦而態故不膚亦不
頑蛟龍之所洗滌霜雪之所磨鏤不工而刻其趣乃
極竇中多老衲或居至八十餘不下聞客至則競出
觀者曰老未見冠履也問爲青曹則曰是余宗主
笑而合其目亦如余之見此山此石也山中非採藥
樵薪人不至故不著竒僻之士遊小西天上方者日

取道焉而遺之睫前是可嘆也已

滿井游記

燕地寒花朝節後餘寒猶厲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廿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至滿井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濶若脫籠之鵠於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徹見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泠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巒爲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顰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

未舒柔稍披風麥田淺鬣寸許遊人雖未盛泉而茗
者疊而歌者紅裝而蹇者亦時時有風力雖尙勁然
徒步則汗出浹背凡曝沙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
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
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夫能不以遊墮事而瀟然於山
石草木之間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適與余近余之遊
將自此始惡能無紀巳亥之二月也

遊高粱橋記

高粱橋在西直門外京師最勝地也兩水夾堤垂楊

十餘里流急而清魚之沉水底者鱗鬣皆見精藍棋
置丹樓珠塔窈窕綠樹中而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
設色以娛遊人當春盛時城中士女雲集縉紳士大
夫非甚不暇未有不一至其地者也三月一日偕王
生章甫僧寂子出遊時柳稍新翠山色微嵐水與堤
平絲管夾岸趺坐古根上茗飲以爲酒浪紋樹影以
爲侑魚鳥之飛沉人物之往來以爲戲具堤上遊人
見三人枯坐樹下若癡禪者皆相視以爲笑而余等
亦竊謂彼筵中人喧囂怒詬山情水意了不相屬于

樂何有也少頃遇同年黃昭質拜客出呼而下與之
語步至極樂寺觀梅花而返

抱甕亭記

伯修寓近西長安門有小亭曰抱甕伯修所自名也
亭外多花木正西有大栢六株五六月時涼陰滿堦
暑氣不得入每夕陽佳月透光如冰風枝搖曳有若
浪紋衣裳床几之類皆動梨花二株甚繁盛開時香
雪滿一庭隙地皆種蔬瓜棚藤架菘路韭畦宛似村
庄小奴青泉負甕白石注水日夜澆灌不休面貌若

鐵稍暇則相與晏息樹下觀其意殊樂之無所苦凡
容之至斯亭者覩夫枝葉之蒼鬱乳雀之哺子野
之變化胥蝶之遺粉未嘗不以爲真老圃也而是時
伯修方在講筵先鷄而入每下直之時眼中芒生稍
一假寐而中書催講章者又已在門頭膠枕上欲起
不得兒童以熱水拭面乃得醒看書如在霧中嘗自
笑以爲不若青泉白石者之能有此圃也宏初入亭
甚適旣見兄勞頓心竊苦已而愀然曰此余師焦先
生之舊居也當余初第時攝衣屏息偃僂門屏下與

諸弟于門業于此者不知其幾屐齒之跡猶在門限
卷硃未燥而先生已爲迂客羊腸路險吾末如何益
宏返覆于此而知伯修之寄意深詞旨遠也伯修殆
將歸矣

文漪堂記

余旣僦居東直之房潔其廳右小室讀書而以徐文
長所書文漪堂三字扁其上或曰會稽水鄉也今京
師囂塵張天白日茫昧而此堂中無尺波一沼之積
何取于漣漪而目之居士笑曰是未旣水之實者也

夫天下之物莫文于水突然而翹忽然而折天回雲
昏頃刻不知其幾千里細則爲羅縠旋則爲虎眼注
則爲天紳立則爲嶽玉矯而爲龍噴而爲霧吸而爲
風怒而爲霆疾徐舒蹙奔躍萬狀故天下之至竒至
變者水也夫余水國人也少焉習於水猶水之也已
而涉洞庭渡淮海絕震澤放舟嚴灘探竒五泄極江
海之竒觀盡大小之變態而後見天下之水無非文
者旣官京師閉門構思胸中浩浩若有所觸前日所
見澎湃之勢淵洄淪漣之象忽然現前然後取迂固

甫白愈脩洵軾諸公之編而讀之而水之變恠無不
畢陳于前者或束而爲峽或迴而爲瀾或鳴而爲泉
或放而爲海或狂而爲瀑或滙而爲澤蜿蜒曲折無
之非水故余所見之文皆水也今夫山高低秀冶非
不文也而高者不能爲卑頑者不能爲媚是爲歛物
水則不然故文心與水機一種而異形者也夫余之
堂中所見無非水者江海日交於睫前而子不知子
則陋矣余堂何病焉

崇國寺遊記

時已亥之上巳日也先是期伯脩昭素升伯脩觀西
門外水邊以風沙作遂止崇國寺而是日王章甫與
三弟適會文於此酣笑竟日皆相視以爲春來第一
醉也寺僧引觀姚少師像姿容瀟灑雙睛如電光之
爍像贊蓋本色衲子語少師自題也過番僧舍觀曼
殊諸大士變像藍面猪首肥而矧遍身帶人頭有十
六足駢生者所執皆兵刃形狀可駭僧言烏斯藏所
供多此像因談彼國風俗及道里險遠之狀大率烏
斯藏諸國以中國最下茶爲國寶市物皆用之黃白

金反滯不得行國無稻所食皆麥菽數十里一君如
中國之郡邑然僻陋儉苦之鄉也時伯脩昭素以詰
旦上直先去余等談易至丙夜鋒穎疊出幾不欲歸
以從者夜寒待久不得已乃還

良鄉三教寺記

庚子八月余以使事過良鄉遲三弟中道不至寄居
東關外偶同客步小石岡過塔灣村店四十餘家墟
烟盡處碧瓦參差路人曰三教寺也遂扣扉良久履
聲則從內出一僧面癯而黝髮寸餘不剪對客語其

健問之曰江夏僧体空也余因謂荒街絕侶飛埃蔽
道馬驢丁丁之聲窮晝夜不絕喧囂荒惡奈何菴此
僧曰余本行脚老頭陀自入燕來晝則挾冊講肆夜
則墻間樹下剪爪無工何暇謀室憶徑歲曾與數開
士道出此鄉饑渴困乏風霰交至乃至求一盂飯不
得求一椽地暫止亦不得饑瘡內逼寒鬼外虐酸苦
之際此願勃發僧自是乞得一笠地編茶棚半間以
待十方衲子七八年間賴諸侍中大檀之力遂成精
藍北叅南詢之侶至者如歸官郵之使絡繹于門湯

茶之供無寧晷輓轡之聲從鳴鷄達丙夜不休此山
僧藉手諸檀信之惠以了行脚一念者也地之喧寂
不暇計也余周視殿廡禪室僧廊備體而微凡叢林
中所宜有者無不具因嘆曰賢哉僧也使天下之爲
僧者皆如汝天下之爲儒與道士者皆如汝郡邑之
中剎宇相望貯廩以待饑空室以伺往來仁讓相先
貧富相助何至使凶年有溝壑之民有司持籌展轉
不及也今道士之織嗇不足論余儒者也一錢不與
文曰儉德但懼傷惠不恤傷恐懷市井錐刀之心背

先聖立人之教，溝中之瘠，寧復掛念嗟乎。余之媿汝多矣。體空名某，檀信名例書碑陰，不具載。

入東林寺記

江州半日程，抵東林石路縈折，然猶未當山足。遠公與而菴之宗雷陶謝疊足而崖竇之，雖微佳山水，固已心折。殿前藕池，耘爲稻畦，數年前忽秀白蓮一枝。妄意六時堂中人，當有來者。此一時也。茶竟聽泉石上，遇其泓則漱，嶼則坐，不覺至西林。時微雨，山色爲雲所扇，稍露半髻，獨下雉，諸巒晴霞如彩光射澄湖。

冶波鱗鱗西望良久乃去

雲峯寺至天池寺記

雲峯寺而上道愈巖青崖邃谷匝疊而行絮而粘屨者曰雲幽咽而風絃者曰澗獨石而梁一絲百尺下臨千仞者曰錦澗橋纈紅縈碧蜿蜒而導者曰九疊屏一名九旗峯怒而兀忽如悍夫之介而相怖者曰鐵船

峯數里一息芟崖而亭之者五路嶮削杖而躋遇泉
罅卷葉以酌過試心石望竹林寺後戶泉韻木響皆
蒼髯頰乃拜亭盡梵剝出上霄諸峯障而立猶在天

半佛廬甚華整覆以鐵一溪漲綠冷然階下稍定乃
上文殊臺俯盤鷹見背千頃一杯少焉雲縷縷出石
下繚松而過若茶烟之在枝已乃爲人物鳥獸狀忽
然匝地大地皆澎湃撫松坐石上碧落而下白雲是
亦幽竒變幻之極也走告山僧僧曰此恒也無足道

佛手巖至竹林寺記

越石阜度顛僊碑亭東下爲佛手巖石參差而出如
凍雲之覆其溜爲泉折而行壁愈峭洗苔觀竹林寺
額扣石長嘯妄意其中有長眉皺膚其人者聞余嘯

而出庶幾遇之攬其袂而去不可得旣而笑曰羅漢
可遇劉蒼鷹家狗乃齧其血何必竹林寺前也余夢
中屢感異景嘗夢至一山純玉峯稜稜如珂雪聖僧
導余入小脩從山壁直度不鏜亦不礙壁盡石匝空
而城廣博嚴整遍鏤調御菩薩像忽空中呼曰善才
至貌可二十許又呼曰二童子至嬰然兩孺也又嘗
夢過村居三官塚者數峯歷歷如以翡翠堆疊成樹
皆滑碧無葉瑩若青珊瑚趨而近見洞峯稍稍沒余
驚怪忽見一黃羅幕發之諸峯見一僧手梵夾坐謂

余曰此清涼近境也。蓋借往余踴躍馳呼二脩俱道
旁立長耳跨之。駛將至洞。聖僧坐飛鳧出大如觀鶴。
指余所跨者曰：是亦能翔。言既肉翅張，忽數鳳盤旋。
從洞口出，光彩爍地。若有俟者，二脩至，逡巡欲上而
雷聲發於簷，遂驚起噫。余安知茲遊之不爲夢也。併
記之。

由捨身岩至文殊獅子巖記

野性癖石，每登山則首問巉岩。幾處骨幾倍膚色，何
狀行莊途數十步，則倦而休。遇嶽嶽轉快，至遇懸石

飛壁下蹙無地毛髮皆躍或至刺膚躓足而神愈王
觀者以爲與性命衡殊無謂而余顧樂之退而追惟
萬仞一髮之危輒酸骨至咋指以爲戒而當局復跳
梁不可制宿天池之再晨觀捨身巖巖石偃而出孤
拳絕壑一旦遂冠諸巖而出中一少年僧稍解意云
其下有兩巖石更邁旁僧過之曰徑迂且又不受履
余大笑趣之行從舊道折而下得支逕剪蘿躍澗中
石捫絕壁更上下得文殊巖一壁皆怒石砰躍空出
坐候泉熟試厓茶良久俯危磴更數盤得獅子巖石

骨拗折頰放已出互相壓而少遜避者遂爲菴址鐵
船峯當其面紫鐳凌厲兀然如悍士之相撲而見其
骨及鬪困力敵不相下則皆危身却立摩牙裂髭而
望大約三巖皆以純骨及惡峯峭削勝而獅子岩最
下下不極則石之怒不盡鐵船之高不能凌捨身巖
而上而獅子仰視其顛巖與竒適相值豁澗近則鳴
悲激而石始活獅子巖皆據其勝是爲天池之絕景
君子之至於斯也或未之見也然路實不甚巖遊者
旣不索而山僧畏冠盖唯恐去之不速是以不顯余

何幸得之高僧徧融嘗菴獅子下三年正其入悟之
始每橫一棒坐巖口行脚來則棒出之竟無酬其機
者融公去石落址遂塞岩之左存小室梯而度然荒
寂甚僧亦無復居者矣

由天池踰含嶓嶺至三峽澗記

當余初趨江州時謫仙之飛瀑小蘇之三峽澗已奔
注吾胸如與澗友期將至測焉眄綦履之聲喜其近
而翻虞其滯方過琵琶亭問輿人三峽澗何在皆曰
不聞山極于天池而已至東林則問東林僧僧曰聞

之然在尾郡問其道不知也忽天池書記僧來迎首
舉以問僧曰有路而削從含嶓嶺達問其程曰可四
十里問嘗至否曰聞老僧言其畧實未至也余笑曰
爾導我遊此山盡當挾爾去凡七日而窮其勝遊竟
秩客行歷層巒面壁而上數息登含嶓之巔長江泛
瀾濁波一綫嶓湖清徹如片熒細見帆影湖中諸巒
以如鍾翠或如砂斑之凸起圓蒼所覆目與之際絲
分黍積尺吳寸楚少焉霧作長風捲湖而來心怖乃
下石削而無級勢若走坂不能自止山程三十里不

當一長亭地山趾平乃輿數步一叠錯行阡陌間頃
之至棲賢廢址山中人指綠疇而坦者曰故殿基石
澗汨汨流從徑左折得玉淵潭澗水奔流而下展轉
與大石觸方怒忽得平石雷瀉數十丈底規而未垂
水得盡洩其屢張屢折之氣遂悍然不顧厲聲疾趨
而石斗叠忽落爲潭水勢不得貼石則架空懸注斜
飛十丈餘而後墜虹奔電落響震山谷間潭面皆膩
石稍縱足則溜其極無底觀者皆目眩毛豎不敢久
立沿澗而叠數折得三峽橋橋堅緻雄麗其下清

可席相與酌泉而坐稍定沿溪行巨石巍恠或眠或立湍水撼之一澗皆吽號砰激嶼毛泚草咸有怒態當其橫觸洶湧雖小奚亦瞋目佇視如與之鬪忽焉石遜消然黛碧觀者亦舒舒與與不知其氣之平也余私以語客歷試之良然乃大笑五老峯壓疊而下瞰如與澗爭道一日之中耳窮于鳴泉目眩於幽碧舌燥於呬愕踵蹇於促曳是亦天下之至觀也借遊者倦甚枕流水臥而暮色欲來以水濺之亦不起山僧設茗供一杯乃行

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

廬山之面在南康數十里皆壁水從壁罅出萬仞直落勢不得不森豎躍舞故飛瀑多而開先爲絕勝登望瀑樓見飛瀑之半不甚暢沿崖而折得青玉峽峽蒼碧立滙爲潭巨石當其下橫偃側布瀑水掠潭行與石遇齧而鬪不勝久乃歛狂斜趨侵其趾而去遊人坐石上潭色浸膚撲面皆冷翠良久月上枕澗聲而臥一客以文相質余曰試扣諸泉又問余曰試扣諸澗客以爲戲余告之曰夫文以蓄入以氣出者也

今夫泉澗然黛泓然靜者其蓄也及其觸石而行則
虹飛龍矯曳而爲練漚而爲輪絡而爲紳激而爲雲
故夫水之變至於幻怪翕忽無所不有者氣爲之也
今吾與子歷含嶠涉三峽濯澗聽泉得其浩瀚古雅
者則爲六經鬱激曼衍者則騷賦幽竒怪偉變幻詰
曲者則爲子史百家凡水之一貌一情吾直以文遇
之故悲笑歌鳴卒然與水俱發而不能自止客起而
謝次日晨起復至峽觀香爐紫烟心動僧曰至黃巖
之文殊塔瀑勢乃極杖而往磴狹且多折芒草割人

面少進石愈嶮白日蒸厓如行熱冶中微聞諸客皆有嗟歎聲既至半力皆憊遊者昏昏愁墮一客眩思返余曰戀軀惜命何用遊山且而與其死於床第孰若死於一片冷石也客大笑勇百倍頃之躋其巔入黃巖寺少定折而至前嶺席文殊塔觀瀑瀑注青壁下雷奔海立孤拳萬仞峽風逆之簾捲而上忽焉橫曳東披西帶諸客請貌其似或曰此鮫人翰綃圖也余曰得其色然死水也客曰青蓮詩比蘇子瞻所跡孰勝余曰太白得其勢其貌子瞻得其貌

骨然皆未及其趣也今與客從開先來歆削十餘里
上爍下蒸病勢已作一旦見瀑形開神徹目增而明
天增而朗濁慮之縱橫凡吾與子數年淘汰而不肯
浮者一旦皆逃匿去是豈文字所得詮也山僧曰崖
徑多虎宜早發乃下夜宿歸宗寺次日過白鹿洞觀
五老峯踰吳障山而返

華山後記

記

華山記

袁中郎全集卷九終

送余日戀那惜命存

正步峯齷英朝山而致人笑勇百倍項之項其

晉多氣宜早發以不齊密執宗寺大日靈自與

稍亦一旦昔幾對走長豈文字西昏至也出節曰

天能而腹斷氣之鑽潛以吾與子幾半則太而不

土樂不蒸誠雙以非一旦泉點沃開柳端日魯而

晉然昔未及其脈也今與容發開夫來滿階十斜

鍾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目錄

第四

卷十 記述

識廬山記後

遊德山記

由河湫山至桃源縣記

由淶羅山至桃源縣記

由水溪至水心崖記

華山記

華山後記

華山別記

嵩遊一

嵩遊二

嵩遊三

嵩遊四

嵩遊五

遊驪山記

遊蘇門山百泉記

閱袁履善詩

閱曹以新王百穀除夕詩

卷十一

紀述

附雜議

塲屋後記

補

墨畦

補

袁中郎全集卷十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 惺 定

武林 陸之選 閱

記述

識廬山記後

登廬山之日曰庚子六月

朔窮覽十日足不停屨奇

兵略見記中遊而未入記

者曰大林寺萬杉寺金竹

黃龍潭赤脚塔大場慈

雲嶺二塔菴水口菴衆僧

塔講經臺烏龍潭獅子林

青林月天靜空淨業堂白

雲林擲筆嶺遊而未果者曰康王谷三疊泉偕遊者
曰漢陽王章甫僧寶方明空程生地主爲德化令楊
君楚人甚賢尾而至不及上山遇于潯陽舟中者曰
僧無念其以使事竣舟行偕諸公遊且叙其事者曰
石公袁子也

遊德山記

甲辰夏月余與衲子寒灰泠雲雪照及居士張明教
小僧習之弟小修習靜荷葉山中約以秋涼入德山
至八月初旬暑氣微減小修入黃山余適有便舟遂

偕諸衲行十四日發舟孟溪十五夕看月馬湖湖巽
洞庭接水光千里生平看月此爲雄快十七日晨抵
德山潭下江上望山如卷石微見菁林已薄岸行得
委巷崖綠翳日有丘焉如覆錨樹蔽之根獐獐若瘦
臂拏石而上兩巒之凹爲澗前則茉莉夫人鬼宮道
也塔院踞澗後負高峯而面層壁葱菁多古樹院內
外皆田兩巒相讓而却初讓爲澗再爲院爲田最後
讓益甚地益坦兩山之勢益張遂爲佛廬入門多古
杉栢殿堂高廣像設亦奇大辟如阿房舊址見者知

其非漢以後帝王居也從殿脇而右多美箭幽崖相
蔽折而上卽峯頂頂有善卷壇崖桂盛開芳香襲一
山數敞宇架其上敗人意幾欲下而瞰壇上尤景意
勃勃從烈日下望望復避避復往山翠水光匝而繪
之使有佳士撤其冗室間爲亭榭軒楯固德山一絕
景也然山中勝處山僧多不到到亦不解余與諸衲
徧覓諸奇如三桂林之幽敞可室青蓮舍左崖可亭
法堂西之小靜室多方竹處可榭可閣無論幽邃靜
勝其間百圍之樟尺圍之篁亦非他處所有也山後

匡陽山有地空澗河流漲其前直見雉堞田廬烟嵐
疊波而出茸而廬之可置叢林使德山法道再興當
不能舍此爲僧郵也入德山二日登覽略盡兩龍君
載酒來飲極歡盡三日夜乃罷別後暑氣大作遂坐
山中與諸衲極談慶快無量至九月六日始入城詣
兩龍君蓋此山乃鑑大師舊戰場風柯水音爭爲敷
演瞻其遺像不覺鋒穎之頓利也兩龍君者長君超
孝廉次君御民部與余兄弟有宿好奇士也

由河湫山至桃源縣記

余旣謝兩龍君將解維而君超忽來盛稱花源一帶
之勝余曰此名蹟不必佳山水固佳也遂命舟逆而
上君超從陸是夕會于河湫山次日重九登高茲山
之顛溪邊兩霞石映綠潭甚麗下而席之迫午乃行
夜泊桃源縣山光散日溪水激魚梁甚怒起步學宮
前石砌百尺平滑如水月光照之光景清澈樓閣闌
閣吞烟吐霧是亦山縣之絕勝也夜中與諸衲閒譚
余生長水鄉百里無片石見似丘者而喜矣是邑何
緣偏占丘壑豈山水報緣亦有定業邪諸衲不對乃

就枕

由淥羅山至桃源縣記

江上望淥羅山如削成頽嵐峭綠疑將壓焉從此一帶山皆飛舞生動映江而出水縹綠見底至白馬江山益夾水益東雲奔石怒一江皆飛沫是爲浪光之天山南卽避秦處上桃花溪百步從間道出後嶺玄武宮其巔宮甚敞道士迂於門指數與僻處曰某丹臺某淪鼎池余愛戀山色苦不欲記之有碑焉苔蘚剝落不可讀道士閉目莊誦如快小兒課魯論不覺

失笑趨而出見道旁古松偃蹇有異態爲之却行又
數折得桃花觀從左腋道入竹路幽絕一黃冠簪筍
皮白鬚照兩顴如紅霞疑其異人余肅冠裾將揖之
未數步騶而前余笑益不止偕遊者以余爲暴得佳
山水會心深也觀周遭皆層峯淡冶入繪觀前爲馳
道車塵馬足畧無歇時截馳道而南入桃花洞無所
有唯石磴百級蒼寒高古若有人焉而不可卽余讀
瞿童記有云偶造佳地見雲氣草木屋宇飲食使人
澹然忘情不樂故處此與竹林方廣何異蘇子瞻泥

於殺鷄一語遂以爲青城菊水之類至韓退之洪景
盧益不足道矣甚矣夫拘儒之陋也出洞已昏黑是
夜遂宿水溪去洞二里許

由水溪至水心崖記

曉起揭篷窓山翠撲人面不可忍遽趣船行踰水溪
十餘里至沙蘿村四面峯巒如花葉纖苞濃朶橫見
側出二十里內秀舊閣眉殆不可狀夫山遠而緩則
乏神逼而削則乏態余始望不及此遂使官奴息輿
於山陰夢得悼言于九子也又十餘里至倒水巖巖

削立數十仞正側面皆霞壁有竇八九下臨絕壑一
竇懸若黃腸者五見極了了問山中人云有好事者
乘漲倚艦令健夫引絙而上至則見有遺蛻沉香爲
棺其言不可盡據然石無寸膚雖猿猱不能攀不知
當時何從置此又半里至漁僊寺寺有伏波避暑石
室是征壺頭時所鑿餘竇歷歷如僚幕寺幽絕左一
小峯拔地起若盆石尖秀可玩江光岫色透露窓扉
問一老僧方牧豕見客不肅問幾何衆曰單丁無徒
侶相與咨嗟而去又數里至穿石石三百臨江鋒稜

怒立突出諸峯上根銳而却末垂水如鬩影又若壯
士之將涉石腹南北穿如天闕門高廣畧倍山水如
在鏡面繚青縈白千里一規真花源中一尤物也一
客忽欬有若甕鳴余因命童子度吳曲客曰止止否
則裂石頃之果有若沙礫墮者乃就船又十餘里至
新湘溪衆山東水如不欲去山容姝閒雅無刻露態
水至此亦歛怒波澄黛蓄遞相親媚似與遊人娛大
約山勢回合類新安江而淡冶相得畧如西子湖如
是十餘里山色稍穉水亦漸洶湧爲仙掌崖又數里

山舒而畦見水落而灘見爲仙人溪旣迫夜舟人畏
灘聲不敢行遂泊于灘之渴石上灘皆石底平滑如
一方雪因命小童烹茶石上次早舟發見水心崖如
在船頭相距纔里許楊人踴躍頃刻泊崖下崖南逼
江岸漁網溪橫齧其趾遂得躍波而出兩峯骨立無
寸膚生動如欲去或銳如規或方如削或欹側如墜
雲或爲芙蓉冠或如兩道士偶語意態橫出其方者
獨當溪流之奧適古之極對面諸小峯亦有佳色爲
之佐妍四市皆龍湫深綠畏人崖頂有小道房路甚

及行者股慄數息乃得上既登舟不忍別乃逶迤二
匝而去石公曰遊仙源者當以淥蘿爲門戶以花源
爲軒庭以穿石爲堂奧以沙蘿及新湘諸山水爲亭
榭而水心崖乃其後戶云大抵諸山之秀雅非穿石
水心之奇峭亦無以發其麗如文中之有波瀾詩中
之有警策也君超又爲余言靈巖及諸山之幽奇甚
多要余再來余唯唯他日買山當以此中爲第一義
也

華山記

凡山之名者必以骨率不能倍膚得三之一奇乃著
表裏純骨者唯華爲然骨有態有色黯而濁病在色
也塊而瘳病在態也華之骨如割雲如堵碎玉天水
烟雪襍然綴壁矣方而削不受級不得不穴其壁以
入壁有罅才容人陰者如井陽者如雷如井者曰墮
曰峽如雷者曰溝皆斧爲銜以受手足銜窮代以伎
受手者不沒指受足者不盡踵鐵索累千尋直垂下
引而上如粘壁之鼯壁不盡罅時爲懸道巨巒折折
相逼若故爲巨以嘗者橫巨者綴腹倚絕厓行足垂

磴外如面壁如臨淵如屬垣撮心于粒焉知鬼之不
及夕也長亘者搦其脊匍匐進危磴削立千餘仞廣
不盈背左右顧皆絕壑唯見深黑吾形嚙嚙然如負
甕自視甚贅然微風至搖搖欲落第恐身之不爲石
矣夫人所憑仗者手足而督在目方其在罅目着暗
壁升則寄視于指也降則寄視于踵也目受成焉耳
罅盡而厓日乃爲崇眩于削爲栗眩于深爲掉眩于
仄爲喘愚者不然心不至目故也今乃知嶮之所以
劇矣余衣不蔽腰下着窮袴見影乃笑登厓下望攀

者如猿側者如蟹伏者如蛇折者如鷗山之巖厥乃
至此自恨無虎頭寫真筆也踰仙掌壁折入石弄北
旋上石滑而不級爲東峯過坪躡崖道尊持而中斷
爲南峯度峯足蛇蜒上石葉上覆而橫裂爲西峯南
峯踞兩峯之上如人危坐而雙引其膝下有土徑異
樹交絡峽水鳴其間峯頂各有池如臼如盆如破瓮
對壁澄澈古松覆之西峯石多豐乍視如未穩南峯
之背有靜室垂雙鎖盡爲鐵杙以承板道東峯南
下爲衛叔卿博臺鎖對懸拓厓自達皆奇嶮

華山後記

從玉泉院至青柯坪東西皆石壁澗水縈洄出踰張
超谷壁乃峭至希夷峽石忽具態摩雲綴日壓疊而
上行大石纍纍臥澗中水不得直去則躍舞飛鳴與
山爭奇于一罅之內至青柯坪西峯斗絕出諸山忽
若屏息奇者平高者俯若童子之見嚴師不知其氣
之微也西峯之奇在水簾洞遠視見竇下有丹石瀑
布羃之千尺幢而上大奇則大嶮小奇則小嶮寸寸
焉如弱夫之挽勁弩至蒼龍嶺千仞一脊仄仄如蛻

龍之骨四市峯巒映帶秀不可狀遊者至此如以片
板浮顛浪中不復謀日矣然其奇可直一死也若日
月岩前方石峭壁直上止嶮耳無他奇也踰嶺路絕
折身反度其嶮更甚而不名者厓不甚修也過五將
軍樹度橋至通天門嶮乃盡山自仙人榭始爲嶽嶽
以內若自爲天地者諸星曜平視得人間之半其地
微膚長松檜汚處齊雲臺峯頂雲臺直北當入曠時
猶干霄諸峯之在雲臺下者猶蠹蠹也南上卽落鴈
峯千山環之如羽林執戟兒山皆奇峭鋒鏦林林一

峰直背如輪若與峰爭秀渭水東行與黃河合下見
樹影東峰卽玉女峰也祠玉女者乃峯之一管所謂
洗頭盆亦渴而淺而東峰有之圓滑深潔錫以盤名
亦稱西峰最幽奧石態生動有石葉如蓮瓣覆崖巔
其下有龜却立昂首如欲行蓋葉上物也是卽所謂
蓮花峰矣玉井在峰足二十八潭圓轉而下瀑布上
流也恨不于雨後觀之山壁樹如錯繡鳥語從隙中
來云無鳥者悞洞少天成然整潔可居廬舍亦有而
黃冠不至歲一至以館香客耳山靈之寂寞無侶可

知矣

華山別記

少時偕中弟讀書長安之杜莊伯修出王安道華山
記相示三人起舞松影下念何日當作三峯客無何
家君同侍御龔公惟長從蒲坂回云登華至青柯坪
險不可止踰此則昌黎投書處余私語中弟近日于
鱗諸公皆造其幽彼獨非趾臂乎然心知望厓者十
九矣余既登天目與陶周望商畧山水勝處周望曰
聞三峯最勝此生那得至後余從家君遊巖上有數

衲自華來道其險甚具指余體曰如公決不可登余
憤其言然不能奪今年以典試入秦見人輒問三峯
險處而登者絕少唯汪右轄以虛曹司理遠生楊長
安修齡曾一至其顛然而矜而口呿似未嘗以造極
見許也余至華陰與朱武選非二約索犯死一往旣
宿青柯坪慕者引至千尺壘見細枝柴其上頂如覆
鐺天際一隙不覺心怖因思少年學騎馬有教余攀
鬣蹙蹙者心益怯後有善馳者謂余曰子意在馬先
常恨霜蹄之不速則馳聚如意矣余大悟試之良驗

今之教余拾級勿下視者皆助余怯者也余手有繡
足有銜何虞吾三十年置而不去懷者慕其險耳若
平莫如地土矣安所用之捫級而登唯恐險之不至
或坐或立與非二道山中舊事若都不經意者頃之
越絕厓踰溝度蒼龍嶺嶺盡至峯足地稍平行余意
勸百步一休從者相謂何前捷而後澁也余曰蹈危
者以氣喜一而怖十絕在險也怖一而喜十絕在奇
也吾忘吾足矣去危卽夷以力相角此輿卒之長何
有於我哉下春乃躋南峯之顛與非二席峰頭待月

旦日也天無纖翳青厓紅樹夕陽佳月各畢其能以
娛遊客夜深就枕月光蕩隙如雪余彷徨不能寐呼
同遊樗道人復與至顛松影掃石余意忽動念吾伯
修下世已十年而惟長亦逝前日蘇潛夫書來道周
望亦物故山侶幾何人何見奪之速也樗道人識余
意乃朗誦金剛六如偈余亦倚松和之

嵩遊第一

度緱嶺越轅轅關西北折入山均則少林寺也少室
截然橫其前諸山懷之天然回合如有尺度京洛之

間古蹟廢盡獨此寺猶存典型日者過東都覓故宮
遺址了不可識詢李文叔所記名園亦無有而伊闕
兩崖廢像殘碣崩剝苔蕪間令人墮淚此中差強人
意不復爲此寂寂嘆矣樗道人曰今好事家所貴者
曰古曰完曰欵識山狩于虞古也霧窻雲寮飛布崖
壑完也隋唐以來碑碣森列庭中欵識也堂頭僧曰
道人欲置茲山于貫城市耶請以一轉語酬價矣道
人曰有大力者負之而趨余大笑堂頭僧者曹洞下
兒孫主斯院者也從院東西穿詰曲磴道中過甘露

臺有古樹根如歆石虛處如梁已出寺西折行觀初
祖影石石白地累繪酷似應真像老僧曰淵中自有
此石能爲水樹雲影余曰然石以影重達摩之重不
以影不以石不以面壁此中不須蛇足也已從菴後
出行三十餘盤得初祖洞洞中石如波卷不盡五乳
峰者數丈已下山度南嶺十餘里得慧可覓心臺臺
形如盂倚翠壁下臨伊洛黃河蒼莽行綠烟中已歸
院遍歷軒除庖漏休于丈室顧樗道人語曰是中有
余衣屨跡焉雲樹烟巒若舊識者余夢遊茲山久矣

曉起出門童自分棚立乞觀手博主者曰山中故事也試之多絕技欲登少室無所得路乃止少室奇秀迫眎不可見遠乃行修武道者望若古鐘仰出諸山上從汝來者唯見千葉芙蓉與天俱翠搖曳雲表而已山四市皆壁羣山翳其外迫之乃不見巔而見翳遊人多不愜夫豪傑之偶于衆也凡才得肩而蔽之及時地既遠肩蔽者與腐草俱盡而天下始望之若飛仙獲其隻字以爲至寶士患不特達耳余數年前走南陽道見遠翠于霄土人曰九畹蓮花寨也了不

知所謂及過嶠嶺忽有舉此名者始知所見在五百
里外也少室之秀特可知矣

嵩遊第二

出東關里許有皂巾而蔽藍者請曰由西華道耶余
不解及至嶽祠從垣之西竇入不覺一笑祠在黃蓋
峰下偏峰之左東行數里得澗寂無人聲蘆風水響
環繞山砦沿澗而北得山足澗與山曲折如月半弓
漸高得寺寺盡而巖盧浩然舊居也至今猶襲其姓
山至此忽兩分如人張左右劈當胸腹處削壁千仞

恨虛而却如割大甕之半水從了處出初猶粘壁霧
雪紛飛忽然墜空千絲直下激石爲屑散布一澗時
方下春日與烟相薄而瀑濺之風復生態其間正視
不一色去瀑十許步巨石岌業遊人各踞一石望瀑
而飲回風忽射稀點洒面起立欲避而雨脚已斜卷
去朱非二日少時讀天台賦知有瀑布不知其奇而
如此問余余曰三見之矣見于五泄者如奔雷其觀
偉見于黃岩者如立玉其觀逸若夫蒼寒霏微簾披
綃曳此爲最幽矣登封令傅元鼎曰嘗夏月雨後經

此飛濤挂壁激石倒立如柱響震一山余曰然古人
謂夏山如滴冬山如睡瀑亦有之夏瀑如怒冬瀑如
喜此正盧君喜時也壁石多竒或爲霞或爲紺或爲
嵐而根下有石數丈雲巒洗出其紋如刻畫澗中多
白石墨浪界之與影石相似獨不能爲人物耳澗西
有小洞容數人其下流峽中石几石龕石版適妍不
一與碧潭相映爲山中絕景

嵩遊第三

道陽城廢址入會善寺寺半圯有泉泠然及門而沒

西去數十武爲戒壇頽欄敗砌皆鏤隋唐佳句人物
山水細入毫髮石柱上有唐宋題名字極精寺故魏
孝文避暑宮也唐以來習昆尼者居之遂有壇古碑
刻完好者菩薩戒經大曆十三年協律郎高堅書魏
天平二年嵩陽寺碑不著撰書姓氏末云唐麟德元
年九月庚申從嵩陽觀移來乃知嵩陽古梵刹也門
之右有大曆二年中書門下牒其下勒代宗手勅二
十二字無一筆蝕者碑陰勒戒壇記汝州刺史陸長
源撰河南陸

書隸法適逸戒壇西南麥畦中有開

元十五年隋安禪師碑廣平宋儋撰兼書末云建塔
僧破竈損一字蓋神僧破竈墮也塔已荒不可識而
碑尚可榻今人但知戒壇寺茶榜可發一嘆山僧云
古碑甚多磨爲時貴書且盡余自少林入嵩廟閱碑
如林然耳目可及或無他厄數碑沉淪恐不免聊載
之以竢承叔德甫耳東過嵩陽宮觀漢三栢大者七
人圍皮如皴石望之若山幹不甚修者土掩其本也
今宮之石柱猶存其一掘三尺餘乃見礎古宮殿基
高常踰仞柏之地視堦不當高于基三尺也柏之得

封也必以偉在漢已爲故物前此之積埃又不知幾
許余意非去土數丈不能盡其修偉也舊志謂石上
有韓文公題名歐陽文忠公跋遍覓無有偶見石柱
上有宋人書崇寧三年三月十日觀退之題其半沒
土具重求之左方得邢和叔題名右方有云余與子
由攷試西洛進士畢同遊二室諸寺最後過天封精
思觀道子畫遂行熙寧五年九月十日也其下不書
款又稱子由不以氏語氣酷似大蘓是時子由以忤
安石出爲河南府推官而子瞻送杭州進士詩序有

云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于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
宴于中和堂公是年監試杭州不應復至洛也其人
定佳士當是西京教授王平甫輩耳韓歐書竟不見
退之題最簡古今載集中郡邑志俱不收韓集非僻
書也永叔跋見集古錄郡志有之永叔先後凡數至
其一與梅聖俞俱卽跋中所云登峯頂觀龍潭石記
者也其一與謝希深諸人俱有見神清洞一事希深
書云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
令人一笑絕倒至今數百載如見其眉目也野史載

錢思公守西都歐謝同在幕下一日自嵩山歸暮抵
龍門香山雪大集忽烟靄中車馬渡伊水則思公遣
厨傳歌伎來到因傳語曰山行良佳少畱龍門賞雪
無遽歸也宋人風韻乃爾栢之右豐碑一與太室爭
傑其文不足言書則徐浩八分體字字生動欲飛書
家所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不虛也東過崇福宮宮
荒寂甚卽有宋諸賢所嘗提舉者宮之左爲啟母石
石三丈餘旁裂小石事載淮南鴻烈甚誕而唐崔融
啟母廟碑云漢臣之筆墨泉海陳其令名秦相之一

字千金叙其嘉應又引郭璞李彤爲證則謂真有其事矣石之前疊石爲門其半已頽石方有字皆大篆風雨蝕且盡視元魏碑尤古年號上隱隱一光字而戶曹史某及癸辛之間數字尙可識

嵩遊第四

古云華山如立嵩山如臥二語勝畫非久歷烟雲者不解造是語也然余謂華山如峩冠道士振衣天末嵩則眠龍而癩者也登嵩之路凡數處從萬歲峯者爲漢封故道迂回二十餘里至中峯巔下視諸峯危

石削壁或懸或仄態貌奇古因憶謝絳與梅聖俞書
所謂玉女窓搗衣石八仙壇者按圖索之太此當不
遠然石上無片字從游百許人無一人解者可恨也
山顛一頽室側有古井甚晶瑩旱歲不竭前復有小
峯疑卽古封禪壇規制亦敝余問道士此爲峻極上
院叩道士茫然余笑曰若得劉伯壽爲導當無此苦
元鼎問故余曰野史載劉伯壽築室嵩山下每登嵩
頂回則于峻極中院援筆記歲月登頂凡七十四次
曰壽蓋洛陽九老之一也有妾名萱草芳草皆秀麗

而善聲律伯壽出入乘牛吹鐵笛二草以蘄笛和之
聲滿山谷牛行卽行牛止卽止其止也必命壺觴盡
醉而歸嵩人以爲地仙云元鷗躍然曰公作嵩記幸
述此一段以爲太室佳話余諾之稍東爲白鶴觀故
址背負三峯左右皆絕壁太熊諸山屏其前橫者如
案擁者如髻列者如眉幽邃平遠寔太室之奧宅也
一松亭亭立秀傑非常觀廢已久山中樹大于腕者
動遭翦伐而此松獨存始有物護之松下遺跡宛然
募童子能得片碣者與百錢得故瓦礫者數錢一時

隸卒散盡披荆求之得古瓦數片皆琉璃龍其首唯
碣不可得欲過別峯而暝色已迫余謂元鼎曰松間
得一亭旁構小室遊者宿其上五日始爲不負此山
也山之奧處不必論其指名者如韓公之龍潭歐公
之天門泉范公之三醉石皆不能以一日窮今之遊
者一宿少林輿而過太室之前至嵩廟天中閣倚欄
一觀歸而向人曰吾已盡嵩山矣是尙未觀其膚也
東行里許天昏黑不可得舊道從者曰從野猪坂下
稍近但嶮耳余笑曰嵩山無竅乃杖策行崎崖中約

十五里至山足是日曉出城未至門百步許見城外
有白烟突起以爲爆烟也頃之忽化爲環大可數圍
直入雲際不滅者久之

嵩遊第五

石淙非嵩也繫之嵩後者水從東澗注嵩之餘也曉
起見簷外絲雨頗不快倚軒瞻太室翠色若滴知非
雨候也馳而出東門纖塵不起翻以爲樂過箕山望
許由塚雲片鱗鱗如欲坼至測景臺乃見日折而東
倚澗行山皆土阜甚舒緩將至石淙半里許漸聞水

聲及至一澗皆石如稠林之筍四顧不得寸膚不知是石何時飛來轉盼之間向之土阜何處徙去也石錯立波中布置猥巧四布之山宜高則爲峯爲巘爲屏若約吾目使不外見其樸也中央之山宜平則爲砥爲嶼若以供吾布席置酒之用也石之大者可坐十許人小者可分棚角飲飛籌禿兕近可手攬遠可繩度也當澗之衝列三峯以拒水水激其根如甕如齒斜飛正射交注潭中激以觀其怒也遶石皆深潭幽冷如黛渟以觀其色也至澗之下流石忽自夾兩

崖青壁削立長可十餘丈水至此如匹練所以蓄其
浩瀚逸其奔放也石之麗在壁水之麗在峽踞中央
者眩于歆危不敢迫視則又爲洞于岸之南人穿洞
腹出至唇而拓水之深碧石之奇峭可以坐而收也
澗上之山高者不過二十仞卑者數仞水可以步計
石可以笏計然其勝爲箕穎之冠其去太室也二十
里而遙

遊驪山記

驪之山鬱然而青而其水浩浩然鳴九衢也古栢森

森然翳東西嶺故宮遺址多不可識山下之民有雪
領而杖者作而前曰民雖耄猶彷彿憶之指其巋然
而墳者曰是舉火臺褒女之所笑也指其溫然而澄
澈者曰是蓮花湯明皇妃子之所浴也問山下之故
壘曰是嘗錮三泉而聞七曜者始皇帝之地市也余
倚松四顧蒼茫久之乃披荒榛踞危石楚聲而歌曰
涓涓者流與山俱逝兮空潭自照影不至今吁嗟乎
茲山崇三世兮歌竟浴于長湯遂登老氏宮極于臺
東過石龕寺休焉稍倦假寐僧榻忽有丈夫戴冠修

髯揖余而言曰吾子失言夫山奚能崇使吾幸而遇
嚴匡諸君子豈不亦嘉遯之數吾子謂九疊之屏七
里之灘何遽出吾上耶又使吾所遭者爲宣城孤山
輩騷壇之士豔稱久矣吾豈復戎吾姓也余遽然覺
自悼言之失也復喟然嘆曰異哉天子之貴不能與
匹夫爭榮而詞人墨客之隻詞有時爲山川之九錫
也異哉今之處士誰能入山而爲水石所倚重者吾
當北面事之

遊蘇門山百泉記

舉世皆以爲無益而吾惑之至捐性命以殉是之謂
溺溺者通人所戒然亦通人所蔽也溺于酒者至于
荷鍾溺于書者至于伐塚溺于禪者至于斷臂溺山
水者亦然蘇門之登至于廢起居言笑以常情律之
則爲至恠以通人觀之則亦人情也夫此以無妻子
爲恠彼亦以遠山水爲恠各據其有則遞爲富彼此
易位抑更相苦矣嗣宗語意微涉率率棲神導氣在
山水間爲俗談置之勿答是已及劃然長嘯林谷傳
響真意所到先生曷嘗廢酬應哉唯世無發其籟者

故不鳴也曰子何以知其溺曰以百泉知之百泉蓋
水之尤物也吾照其幽綠目奪焉目晃晃而爍也雨
霏霏而細也草搖搖而碧也吾神酣焉吾于聲色非
能忘情者當其與泉相值吾嗜好忽盡人間妖韶不
能易吾一盼也嗜酒者不可與見桑落也嗜色者不
可與見嬌施也嗜山水者不可與見神區與宅也宋
之康節蓋異世而同感者雖風規稍異其于棄人間
事以山水爲殉一也或曰投之水不怒出而更笑毋
乃非情曰有大溺者必有大忍今之溺富貴者汨沒

塵沙受人間摧折有甚于水者也抑之而更拜唾之
而更諛其逆情反性有甚于笑者也故曰忍者所以
全其溺也曰子之于山水也何以不溺曰余所謂知
之而不能嗜嗜之而不能極者也余庸人也

閱袁履善詩

履善年八十餘骨健如鐵每賦一題如時鮮澗芹之
類多至百首其詩意艱詞刻近日雲間作詩者多效
之蘇人目之爲松江派履善爲人軒爽詼謔畧無老
態余極喜之尤以拳自負所著有拳經然酒間曾與

小修對賭亦復不能勝不知何故張幼于爲余言王
元美一夕與諸名士宴集諸名士競賦古體元美曰
不然可擬袁履善體移時方成唯元美賦得羅漢一
篇酷似猶記其中一語云民脂罄土災余每以語人
人無不絕倒者假令履善聞之亦當爲之解頰矣

閱曹以新王百穀除夕詩

元美先生歿曹以新不勝西州路之慟遂移居郡城
蕭然窮巷門無襍賓雋士也王百穀雅與余善宅枕
錦帆涇去縣署不百武百穀絕不以私干謁余甚重

之而好事者倡爲不根之言流播遠近衣冠田野一
日而遍上者駭中者疑下者喜竟不知爲何人所造
吳中流言大率如此余旣抱病乞歸衙齋荒寂賴二
君時時過譚積塊頗消除夕百穀與子公等守歲齋
中各有詩百穀詩云衙齋寂寂五辛盤老樹空庭雪
片寒歲月速如將去客風烟淡比乍辭官投林羽自
知樊苦縱壑鱗今賴網寬紅燭也隨人惜別風前流
淚不曾乾以新時以他事未至後續詩曰江左平疇

浪遙賃春空寓伯通橋逢門歲計羞藜蓼花縣春

情惜柳條梳髮鏡中霜易實寄愁天上雪難消流光
不爲浮生住桃盡寒燈夜俗迢近日錢象先亦富才
情詩律精工吳中騷客如林後進之士意必有高才
博學埋名草澤者然余未之見矣

場屋後記

乙亥日放榜榜中多名士爲父子者一
經考二不與宴者十有二人

袁中郎全集卷十終

袁中郎全集卷十一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四明 袁大器 閱

紀述 附墨畦

場屋後記

乙亥日放榜榜中多名士為父子者一兄弟者三叔姪者二不與宴者十有二人

丙子宴于 秦藩樂七奏雜以院本北劇跳舞

丁丑楊侍御伯芳招飲王孫西園園有池綠葉亭亭

壘石爲山石骨淨綠亦有墨者白浪隱隱可數大約
如長公雪浪石而黝色倍之是日晨起過行省看定
官石

戊寅汪右轄以虛暨藩臬諸公邀飲郭西金勝寺寺
去城五里規制甚敞卧佛長三丈餘衣摺古雅右一
小亭有石佛一軀僧云掘田中得者脚骨清絕石色
潤如玉寺僧不梵喞而能搗彈僧雛數十輩按節而
歌亦復嫋嫋

己卯雨先是藩臬諸公約至曲江辰後雨甚移尊文

昌閣晚霽山色尤佳因憶浪仙詩陰霽一以掃浩翠
流國門大是實景時九月一日也

庚辰 秦藩招飲東園東園齋室雖華整不若西園
之饒水石池旁太湖石一甚妍巧從九龍池移來者
沉香亭舊物也飲罷從西門出

辛巳雨中偕朱非二汪以虛段徽之觀薦福塔邂逅
顧小侯所建所建自寧夏來暫憇此遂拉與俱南至
慈恩寺觀唐人題名宋蹟僅有存者東南至曲江江
已畦遺迹宛然西南至韋曲雨益甚問所謂仇家庄

仲弓仁墓皆無有下勳蔭坡昏黑至牛頭寺宿西軒
談至丙夜

壬午雨益甚泥及馬腹顧小侯遂還千畦交流景益
幽奧南山時一見如隔羅縠東過杜曲越華嚴寺沿
陂多小刹不及觀東次興教寺古木蔽翳下瞰樊川
及少陵神禾諸原烟水花木絕類江南雨中望南山
不甚了了以爲恨以虛出所携羅漢卷及宋仲珩篆
書金剛經求跋余信筆書其後時 秦藩所遣中使
及優兒與俱遂置酒寺之西軒迨暮雨止禮奘法師

及西明慈恩三大士塔命工搨其碑夜宿僧寮覺有
寒氣

癸未曉起雨霽草草柳沐卽呼童子持交床至山門
外望南山千峰堆雪如在几案僧云夜來寒待正其
雪也寺與玉案峰正對天池在峰下見其房宇炊煙
是日新晴遊興益勃勃諸公謂石滑不及登五臺若
天池固可望而盡也飯罷出興教寺後登玉峰軒故
趾望南山益近草木可數以虛圖復是軒比至樂遊
原拜杜陵飯于九龍池入城

甲申偕朱非二出城北觀含元殿遺址延安司李曹
徵庸臨洮司李王良佐長安令楊鶴與俱西行十餘
里次漢城觀未央宮舊基以虛聞之亦飛輿來縱談
久之

巳酉謁辭先聖入碑洞遍觀漢唐石刻

丙戌北還楊侍御餞於東樓藩臬諸公餞於九龍池
過灞橋巳昏黑矣暮宿臨潼

丁亥與非二登高驪山是日晴甚萬里無纖翳辰後
早湯泉碧砌如古玉苔光照人所謂玉環池也稍北

爲華清宮舊址有大鍾仆地不見欵識又有玉女池
洗頭池女池古石磴砌縹碧可愛玉女一名星辰湯
溫泉發源處也有殿礫石潤潔疑卽范陽白石當是
祿山與石蓮花竝進者也山間多古栢盤旋而上觀
唐刻猶龍像頃之登老母殿邑人謂九日爲媪生辰
燒香男女彌谷稍南一峰突起道士曰此幽王舉火
臺也折而上前峰復墳起仍登其顛渭水盤旋東去
下顧始皇陵尺塊耳南望諸峰不見其際乃下從老
子殿覓支逕折入東繡嶺之坳峭壁直下嶮巖不可

置足度捨身巖下觀飛泉石壁回折景極幽奧余因
憶王摩詰燕子龕詩瀑泉吼而噴恠石看欲落暑腹
乍旁穿澗唇時外拓疑卽此僧云龕在朝元閣之南
此石龕寺也寺當山泉勝處爲驪山第一景是夕仍
宿臨潼

戊子過鴻門坂飯於新豐晚次渭南

已卅出城西涉澗水南過孫氏山莊土山層鬱竹樹
森森泉聲繞一院下落爲池徘徊數刻乃去日夕抵

華川

庚寅晨起偕非二過移山潭未至潭五里許也寺亂石間之則嘉靖中崩山石也潭在山之下濶可十里深不見底有大魚百餘斤有人不敢取云中有恠龍題其石曰碧照而去至華陰日西矣

辛卯宿華陰邑令以華山志及圖來觀

壬辰飲雲臺觀夜宿青柯坪

癸巳宿太華之巔

甲午窮東西峰之勝欲寄宿玉女祠不可仍還峰頂
乙未次於邑郵

丙申具祝版祭於白帝廟登望嶽樓樓甚雄麗午抵
潼關治兵使者邀飲西樓觀河渭合處是日風霾夕
乃雨

丁酉次闕鄉

戊戌欲登鼎原雨不果作華山三記

己亥次靈寶過老子宅觀秦函谷關

庚子次陝州

辛丑雨如注枯坐署中不得一事坡公所謂十指如
懸槌也雨聲入風葉間亦自翛然

壬寅雨霽欲觀砥柱以路滑不果行晚次峭峙
癸卯過石壕次澠池始見中州錄

甲辰飯於義昌驛過王喬洞晚次新安

乙巳曉出函谷道遇蒲圻魏學憲說與登山話良久
晚次洛陽

丙午涉洛水憇安樂窩拜壯繆侯墓道午橋泛舟伊
水探龍門千佛岩西岸之洞多元魏鑿佛像簡古就
石爲豐碑北朝人書也惜殘缺甚耳東岸之洞比西
稍減而面貌衣摺極爲閒逸生動如欲語一洞中刻

諸經略似褚河南筆意宋神宗御書碑一通甚完好
半瘞土中題名強半爲開元大曆間人暮色催人不
能盡觀乃去

丁未大風仍留洛陽署中有巧石山洞與朱非二飲
其下

戊申次於緱山之郵館

巳酉登嶺觀王子晉昇仙處山不甚高而少室峙其
前左右兩山如列眉古蹟皆荒唯天后碑刻巋然獨
存北望十里許有古塚方屋而高如杜陵狀道人曰

廬陵王陵也午過轅轅關折入少林寺觀初祖影石
及太祖手植栢登面壁洞洞中石如波捲晚宿方丈
庚戌飲甘露臺之皂莢樹過南退居寺僧百餘人乞
觀手搏雛老分曹相角中多絕技午過二祖菴登立
雪臺菴後有中宗小碑嵌廢塔上晚次登封

辛亥邑令傅梅邀遊嵩廟東北入盧巖觀瀑布水石
俱奇勝盧鴻舊居也每遇勝處輒移卮凡五移處題
名龍潭之偃石上溪左右壁皆白石而紋理甚黑酷
似蜀兩孫畫水題曰墨浪而去

壬子偕非二曉出西門道陽城廢址入會善寺觀戒
壇遺石東過嵩陽宮觀漢三栢又東至崇福宮題名
啓母石是日風力稍勁飲於半山之石枰上日沈乃

還

癸丑微雨至測景臺見日飲於石淙

甲寅登太室絕頂過白鶴觀遺址有古松一株亭亭
如蒸徘徊久之下山未半已昏黑策杖行十五里至

山足

乙卯次密縣

丙辰出城觀白松酌於滴滴蓬之崖南入超化寺觀
溱洧發源處溪流浩淼所至皆泉而金花泉最大月
牙次之大竹蔽畝者十餘家竹之內爲池珠泉瀆出
蘆花如雪浪深可半里溪上皆稻田寺在昔爲勝槩
今已廢背溪面山左有古塔石門上題名甚多王晉
卿諸人皆有題字一碑没土中見其首知爲北朝製
也掘之字尚可識齊河清二年置白玉像碑陰有維
那曇鸞名是嘗學於流支者也程伯子有詩黃魯直
有題額皆可揭溪之上多石壁亦有題名者渡溪而

西僧塔甚多塔碑僅存皆唐宋間人一塔八方每方
石皆勒古名人詩鏤其句之景於石堆疊起伏其生
公可中亭一面尚完好今之畫苑不如也東北行里
許至一潭縹碧可愛上有危壁數鴛鴦浮其下見人
驚起題其壁曰二郎澗乃還

丁巳與朱非二別次鄭州

戊午次滎澤

己未渡河

庚申次新鄉

辛酉大風揚沙體中小惡畱一日

壬戌次輝縣晚登蘇門山聽泉

癸亥登嘯臺題名於碑之陰泛舟百泉

甲子雨次於淇

乙丑過湯陰拜忠武廟出城登文王演易臺

丙寅次鄴

丁卯欲登銅雀未果次於滏水飲同年楊子宅談天
平黃花之勝期以次年春暮

戊辰次邯鄲酌於叢臺觀差鷓胡舞

已巳次沙河

庚午次中丘

辛未趙州

壬申次真定

癸酉王中丞置酒談時事甚暢晚次伏城臺

甲戌次定州飲於衆春園

乙亥入學宮觀雪浪石及輞川陰陽竹晚次慶都

丙子次保定大雪飲於陳冲然宅

丁丑安肅

戊寅定興得三第入京信

已卯涿州

墨畦

丁未會試知貢舉官爲禮部左侍郎署部事李公廷
機考試官爲學士楊公道賓黃公汝良皆福之晉江
人入簾之日

上賜宴於南宮三公坐上座是年少詹莊公天合亦
知貢舉以未帶部銜遂與諸同考俱在陪席於時經
房若黃編修九鼎提調若呂主事圖南亦晉江人也

是年主武試爲林公堯俞史公繼偕而主席亦李公
時已入閣史晉江人林莆田人

丁未揭曉日天氣清和夜起猶見月及放榜雪花亂
飛逾時乃止過午始晴問之甲辰亦然然先有雨候
三弟中道久於場屋舉業之聲聞海內時同考顧諭
德天峻李諭德騰芳湯中允賓尹姚都諫文蔚皆雅
重其才閱卷數日姚忽於丙夜馳寸紙示顧李曰阿
胖已落吾手矣二公索卷觀之曰非是閱至書二房
見一卷有氣骨諸公傳視驚喜曰是必胖也遂以冠

房而主者意不甚恰諸公力爭之僅得爲末房之首
及折號乃知其非諸公歎惋久之先是姚都諫夢中
道披髮入簾內大哭曰某住處已被人奪去彼時都
諫首卷爲主考改入第四遂謂夢已定付之無可奈
何不謂其竟被落也

清明日與曾太史退如劉民部元定陪祀

昭陵諸山尖秀生動令人意勃勃初至九龍池觀水

隨謁

今上壽宮諸陵唯

壽宮與

永陵以花版石爲墉精麗之極是時退如倦思寐余
謂元定

康陵雖遠山色殊佳遂聯鞭而進未至 康陵里許

山骨巉巉與古樹根相錯而出壁上野花如繪景物

幽絕乃去騎散步亂石間忽聞樹頂有鼯鼯聲見之

乃一醉黃冠卧丫枝間者呼之不應窮道人心服乃

爾然此樹窠下臨無地竊爲怖之從此沿溪行水石

相觸石磴而水怒再進爲錐石口稚兒野女窺人如

鼠草草具村落口上有城尻高而前俯似海船狀跨
溪爲女墻道下爲水竇谿中壘纍纍樵子往來其下
余謂元定過此必有異因相與循竇而出行數十步
溪流回合水益縹綠可喜一壁上白石鱗起如珂雪
苔花綉之皆作層巒疊嶂余大呼曰此黃大癡峩眉
春雪圖也命稚子過酒來野戍無火及酒具諸人乃
以瓶相傳飲適有負薪者從水上而顧夫足墮溪中
僮僕皆笑旣歸與退如言退如大懊悔時陪祭者多
與客俱余客乃張秀才明教也

山陵歸騎甚早因至龍王堂乃出酒痛飲入門過興
德寺看水時元定已醉至宣武街見一少婦明粧單
騎醉嬌如風嫋諸少年雜沓圍之時有中貴數人揮
鞭救解來者益多遂蜂擁而東

言往在白下見李龍湖往永慶寺榜其室曰
日生未見升堂入室老爲廟祝麤知掃地焚香

四月初四日李長卿拉余及顧升伯湯嘉賓鄭太初
出平則門看牡丹主人爲惠安伯張公元善皓髮頰
顏伺客甚謹時牡丹繁盛約開五千餘平頭紫大如

盤者甚夥西瓜瓢舞青猊之類遍畦有之一種爲芙蓉三變尤佳曉起白如珂雪已後作嫩黃色午間紅暈一點如腮霞花之極妖異者主人自言經營四十餘年精神筋力强半疲於此花每見人間花實卽採而歸種之二年芽始茁拾五年始花久則變而爲異種有單瓣而樓子者有始常而終冶麗者已老不復花則芟其枝時殘紅在海棠猶三千餘本中設緋幕絲肉遞作自籬落以至門屏無非牡丹可謂極花之觀最後一空亭甚敞亭周遭皆芍藥密如韭畦牆外

有地數十畝種亦如之約以開時復來二十六日偕
升伯長卿及友人李本石龍君超丘長孺陶孝若胡
仲修十弟寓庸時小修亦自密雲至遂同往觀紅者
已開殘唯空亭周遭數十畝如積雪約十萬餘本是
日來者多高戶遂大醉而歸

某日入主客署遇安南貢使所貢皆金銀瓶鑪雕鏤
不甚精此外則白檀及降真象牙而已問使臣能書
否曰能以筆授之草書一絕云路遶石橋溪九折雲
藏竹塢宅三間門扉半掩山花落鳴鳥一聲春日閑

不可識命以真書註其旁與中國無異

立夏前一夕與陶孝若坐退如寓所以慙齋爲題用
慙字韻退如曰某詩不知亦可傳否余曰必傳退如
問故余曰公詩如裴迪附輞川集何憂不傳退如大
笑

夏夜露坐與丘長孺道故因及梅客生長孺曰客生
督宣府時扯酋遣人送良鐵數十斤云虜中某山忽
產此鐵客生不報但命工鑄爲劍淬磨甚精及虜來
市客生禁諸邊勿與鐵獲虜衆大譁客生出劍示虜

使曰前者虜王所遺鐵中國殆未有爾國幸有佳者
何用此方下產也虜衆聞之歸怨扯酋扯酋詞屈乃
遣人來白云某知罪矣前鐵實中國市來虜中安得
有此聊爲誇耳客生曰我以至誠待爾此後勿復再
仍命以鐵鑊與之

僚友中有言某人患半身不隨但用鳳仙花煮燒酒
去花飲之逾月而可又一方乃醫女娘虛弱者杏附
一斤用醋浸一宿當歸蘄艾共一斤合入醋煮之擣
爲丸甚效余謂法有以順治者女以醋得病乃復以

醋解耶合坐大笑

客言熱鴨血能破堅有貴家女吞螺殼不能咽一草
澤醫以鴨血點之應手而愈一客言用熱鴨血先須
絹帛裹齒不然齒卽時碎一客言鴨血調冷水可解
砒霜毒常德舊有庫役被毒太守試之立效

曾退如以五月十二日初度先一夕聚余齋因言去
年此日與雷何思同在柳浪遂談及訪祝老事退如
曰彼時已知其謬但恐兩兄見笑遂詭言之耳先是
祝仙人名籍甚退如約余及小修同訪余復書曰退

如但知官慕神仙不知神仙亦慕官也小修書曰今
之所謂仙者分之則山人合之則仙也退如不甚信
已而果然彼時張明教自郢來亦言其人荒謬之甚
然此輩聞名可知其僞不須面貌也

余友李酉卿得第甚早美少年而面微黑時呼爲鐵
鑄觀音丘長孺鳳目美髯魁梧長姣往時客吳吳姬
呼爲白描關公五月十六日坐興德寺水樹邊客有
舉此者遂識之

顧升伯談周郎呂蒙事甚可聽又評蘇子瞻及王曾

讀公文其論甚確俟暇日記之

四月晦日諸友集小齋天雨雹大者如栗頃刻積寸餘

夏日與諸友集城西月張園園甚敞有荷池水亭每暇日攜具往諸友以飲戶相角謬謂余不飲者以評屬余余略爲之定曰劉元定如雨後鳴泉一往可觀苦其易竟陶孝若如俊鷹獵兔擊搏有時方子公如游魚呷浪喁喁終日丘長孺如吳牛嚙草不大利快容受頗多劉元質如蜀後主思鄉非其本情胡仲修

如徐娘風情當追念其盛時袁平子如五陵少年說
舞劍未識戰場龍君超如德山擔青龍鈔高自矜許
數日後小修自漁陽來復與諸公校飲元定邸中而
黃季主適至是日去杯杓取元定齋頭淨水碗行酒
一碗傾二壺許微風倏至波浪鱗鱗然不三行皆醉
孝若曰是二公者不可無評余應聲曰黃季主如狄
武襄奪崑崙關巧於乘敝袁小修如破浪船得風乃
濟否則反爲漁刀所笑

六月二十四日琉球冊封使回疏中言丙午五月二

十四日黎明從梅花港開洋值順風七晝夜抵其國
居彼國凡一百三十餘日其歸也以十月二十一日
開洋二十三日午後風大作濤湧如山連折二舵舟
中所存僅一又復爲巨浪擊去舵葉三十日抵關之
定海所先是中山王尚永逝世子尚寧乞封仍求諭
祭

方子公於南中得二佳研皆龍尾石發墨不滲子公
乃授其一於燕子磯曰使谷可陵則研可出後人當
寶之也

臭梧桐葉煮水可以洗脚氣無葉用根雪照云心光
用之以治蠱極效

薑攪汁投廣膠煎作膏子貼狗皮上治脚痛效甚速
候師之年老雙足軟不能行有人教之炒綿子擣碎
和老米飯爲丸足健如初時一醫在側云某曾用此
方治夢洩并痔亦愈奇方也

小吏張姓年十六精悍肥澤一日以腹痛乞假余疑
其僞諸役力爲之請乃放去三日後一役忽云小吏
死矣頃之其母哭而來云死時甚明白言有一鬼

之云我待汝一十六年今同汝去往福建受生言訖
復云我去矣遂死丁未閏六月十五日識
孫權遣襲劉璋者孫瑜非周公瑾也

沈休文謂王筠曰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氣殆盡
不謂疲春復逢于君休文憐才如此史謂其聞人一
善如萬箭攢心何也

濯纓亭筆記言紹興方氏藏坡公醉翁亭記草書真
跡爲士人白麟摹寫甚衆往往得厚直今劉元質有
墨本無趙榮祿跋恐是白家贗本

玉照新志記建炎初虜人將渡淮王彥國獻臣坐於
所居小樓望見一老士大夫彷徨阡陌間攜一小僕
負一匣埋於空曠之所獻臣默然識之事定往掘其
地宛然尚存啓匣乃樂天手書詩一紙云石榴枝上
花千朶荷葉杯中酒十分滿院弟兄皆痛飲就中大
戶不如君獻臣後南渡寓居餘姚嘗出以示汝陰王
明清真奇物也帖後歸劉綱公舉

袁中郎全集卷十一終